

# 强盗的儿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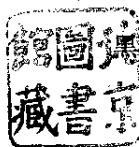


1247.4

554

# 强盗的儿子

傅汉清



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B 723031

责任编辑：宋 歌

封面设计：宣 森

插 图：

## 强盗的儿子

Qiangdao De Erzi

傅汉清

---

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（哈尔滨市道里红专街95号）  
黑龙江日报社龙报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 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·印张 9 12/16·字数 197,600  
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 
印数1—5,000

---

ISBN 7-5319-0665-1/I·174

定价：3.80元

## 目 录

- 开 篇 太平军兵败紫打地  
石达开重托复兴图
- 第一章 西山冲豪杰传绝艺  
罗汉岭稚子苦练功
- 第二章 抱不平奋勇救弱女  
避灾祸私离万寿宫
- 章三第 刁酒保逞刁终受辱  
巧童儿凭巧戏师伯
- 第四章 绳金塔恶徒遇敌手  
滕王阁异人传神技
- 第五章 毙洋人火烧天主堂  
救少年梨园结姐弟
- 第六章 救产妇名震三江口  
返故里喋血同仁堂
- 第七章 樟树镇姐弟双卖艺  
药王庙龙儿见师兄
-

- 第八章 受蒙骗龙儿入贼窟  
露绝技酒杯伤英雄
- 第九章 明大义持剑识侠士  
辨奸谋翻脸战天雄
- 第十章 寻义军苦战陷重围  
除贼寇树旗称响马

## 开 篇： 太平军兵败紫打地 石达开重托复兴图

清咸丰十三年二月。

天黑洞洞的，夜幕笼罩着扑朔迷离、神秘缥缈的群山。晚风变成了凶猛的狂飙，天上，乌云滚滚，星月被乌云吞噬，苍穹被乌云遮蔽，只有古老的大渡河，那哗哗起伏的浪涛，翻滚汹涌，响若奔雷，像千万只暴戾的猛兽在狂号悲啼，又像战场上冲锋陷阵的两军在呐喊厮杀。煞是摄魂夺魄，令人心悸。

翼王石达开率领太平义军被困在这儿已八天了。

密林中，崖石上，峡谷里，河滩畔，狼藉着辘重兵器和来不及掩埋的烈士的遗体。幸存的伤残病号东倒西歪、横七竖八躺在光秃秃的岩石上或湿漉漉的草地里痛苦地呻吟着，昔日龙腾虎跃的将士们，一群群，一伙伙，有的站着，有的坐着，有的躺着，有的斜靠着树苑，有的干脆卧在地下，愤怒而沉默地凝视着咆哮的河水，恰如一座座冰冷的石雕。沾满鲜血的翼王大旗在山风中猎猎作响，河对岸清兵大营里鬼火般闪烁的灯笼火把和偶尔传来的更鼓号角，更增添了无名的惆怅与沉闷。

一个身材魁伟、目光炯炯的壮年汉子手按佩剑临风而立，踌躇在大渡河边已半个多时辰了。刺骨的山风尖刀般刺着他

神色冷峻的脸孔，飞溅的水珠沾湿他血渍斑斑的战袍，他一动不动，只有浓黑眉毛下那对乌亮的大眼睛，像两把利剑直射向对岸阴森森的清兵大营。

他就是太平军里赫赫有名的翼王五千岁石达开。

此刻，石达开整个思绪都像淹没在眼前奔腾澎湃的大渡河中。他脑海里零乱的记忆排列串联起来，眼前的一切仿佛都消失了，一股往事的潮水呼啸着冲泻而至——

自从金田举义，他驰骋疆场，运筹帷幄一十二载。他计斩乌兰泰，传檄震湖南，诗退曾国藩，大战衡州府……几乎是所向披靡，战无不胜，使清兵闻名丧胆，望风而逃。

十年前，天国大军定鼎金陵，改为天京。洪天王传榜四处，告以光复大义，并安民心。对义军战士加封官爵，石达开荣封翼王。他曾在上江考棚改建的翼王府大门上挂了块“了不得！不得了！”的匾额。太平军许多将领都不懂这是什么意思，东王杨秀清差人询问所以，石达开意味深长地笑了一笑道：“天国大业成功时了不得，失败时不得了。”可惜天国诸王还只攻略江南一角，果真陶醉于“了不得”的开始，即忙于争权内讧。天国丙辰六年七月（清咸丰六年），北王韦昌辉血洗东王府，并大肆株连，滥杀无辜二万多人，致使溃廷官方都报告说，看到长江上有无数“长发”的尸首顺流而下。当时，石达开奉召迟到，不顾个人安危，怒斥韦昌辉不顾大义，因而致到对方忌恨，企图加害于他。石达开只得连夜缒城逃回安庆军营。留居在天京的母亲妻儿一家老幼数十余口全被韦昌辉杀害。

不久，洪秀全杀了韦昌辉，召石达开回天京辅佐朝政

可是，不到半年就遭到天王的疑忌。他暗暗命令洪仁发和洪仁达对石达开多方掣肘干扰，致使石达开与他的关系日渐疏远与紧张。翼王的主张不得采纳，在无可奈何之际，思之再三，俗话说：“伴君如伴虎”、“共患难易，共安乐难”，与其束手待戮，不如远走他方另辟天地。于是，在天国丁巳七年五月（清咸丰七年），借回安庆督军的机会，沿途布告，公开树起分裂义军的旗号，并以自己的威信和影响，带走了数十万天国的精兵，先下江西，后打浙江，再折福建，又西攻湖南，南掠广西。纵横江南五省，夺城池数百座。一时锐不可当，声势大震，不论清军多少人马前堵后击，皆几乎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。这几年，也是石达开鼎盛的黄金时代。

然而，经年累月的闯荡游击生涯，必使意志薄弱者动摇于前，躁急刚愎者败事于后。翼王石达开纵然勇冠三军，英明过人，也是无法防范的。天国己未九年（清咸丰九年），左旗主帅张志功经不起清廷的重金利诱，率部叛变。同年，后旗主帅余忠扶因行事专横跋扈，被部下刺杀，导致全军溃散。天国庚申十年五月（清咸丰十年），大将余明善又率万余人投清。接二连三的变故，使义军用鲜血换来的许多郡县，相继丧失殆尽，翼王的部队从而元气大伤。……

想到这里，石达开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他眨了下眼睛，竭力想从久远的回忆中拉回到残酷的现实中来，不知为什么，那些痛苦的记忆的波纹，怎样也无法从脑际抹掉，反而越来越鲜明，越来越清晰。

正当石达开受挫不久，天京的保卫战进行得也十分艰



苦。这时，天王洪秀全危难思良将，曾派急使宣召翼王带兵回京，共商御敌大计。石达开内心痛苦，再三权衡，觉得自己是箭已发出，难以回头。因为，如果督师返回天京，到底是功？是过？何况往事历历，不堪回首，如再入是非之门，受制于人易，脱制于人难啊！加之，他考虑到，几年奔波，三军大部分籍贯在西南一带，思乡心切，若再挥师东下，能再对自己忠心不二、言听计从吗？石达开正举棋不定之时，元宰张遂谋等又竭力怂恿他继续进军四川。陈言说四川外险内富，地广民稀，义军倘得据而有之，可攻可守，可大脱宏图。石达开顿觉大有道理，最后决定拒返天京，夺四川而独树一帜。

辛酉十一年闰八月（清咸丰十一年），石达开率军首次攻打四川，大军到达长宁受到激烈抵抗，久攻不下，即回军绕道贵州、云南，意欲避实击虚，从另道直驱四川。次年二月，他分兵三路，命大将赖裕新率中旗出击宁远，右旗李复猷率军直逼贵州，自己率前旗五万多人由米粮坝强渡金沙江，浩浩荡荡，长驱直进四川。不幸赖裕新将军在宁远阵亡，中旗被清兵困住，形势异常危急，他不得已回师救援。为了抢时间，抄近路，义军误入邛部土司，血战后冲出重围，行军急如风雨，只好翻山越岭向紫打地日夜兼程。

紫打地即今天的安顺场。这里山势险峻，人兽绝迹，前横大渡河，左绕松林河，狂涛湍急，旋流激荡，轰隆之声如山崩雷鸣。自古是个隘口险境，易进难退的兵家忌地。

二月底，翼王大军抵达紫打地。前锋侦察报告说大渡河北岸的清军防守空虚，石达开大喜，命令各军火速造筏渡

河。当天即渡过一万多人。傍晚时分，他顾及北岸的孤军唯恐遭到清兵的袭击，又下令让他们重回南岸，准备第二天一鼓作气全部过河。谁知第二天大渡河和松林河的水势陡涨，一时间波涛汹涌，巨浪触天，三军根本无法撑渡。只好在南岸守待。转眼两天过去了，虽然船筏早备好，山洪也已退去，然而闻讯前来堵截的清军也已赶至两河的北岸。他们凭借着有利的地形，筑起明碉暗堡，架起洋枪洋炮，频频向困守在南岸的太平军将士猛烈袭击。

形势紧迫，分秒必争。石达开只好破釜沉舟背水一战。他亲自挑选了几个精兵，组成敢死队进行强渡。清军炮火如冰雹般落在喧嚣的河水中，义军竹筏上的火药纷纷中炮爆炸，强渡的队伍全部覆没。翼王于是命义军再攻松林河，打算夺取泸定桥，直入天全。谁知又遭土司王应元抗拒。伤亡数千人马，翼王无法，下令后撤，再次失去了突围的时机。更没想到的是土司岭承恩，带领夷兵从后路抄入，夺去险地马鞍山，截断了义军的粮道。义军四面受敌，进退无路，只有向土司行贿买路了。

翼王下命在军中搜集金银珠宝，得数万金，于是分拨一半派使者携去向王应元说情买路退过。王应元笑嘻嘻地收下钱财，却回绝让路。翼王又命人取余下的一半金银去岭承恩营中，求他停止进攻，岂知这家伙早被清廷收买，反而落井下石，攻打得更为凶猛。

又是几天的血肉拼搏，石达开像只困在铁笼中的猛兽，再无回天之力。这时，部队的粮食早吃完了，将士们只好杀战马充饥，吃树叶草根度日。石达开寻思，与其坐毙不如死

战，于是孤注一掷，指挥大队再从水路全线出击。对岸清军的枪炮封锁得风雨不透，渡河的船筏纷纷被击沉，兵士十死八九。清军气势猖獗，一方面趁势渡河反攻，另一路联合土司的夷兵从马鞍山向紫打地猛扑而来。石达开兵败如山倒，只领得七千余人乘夜幕掩护突围至老鸦旋。于今，輜重尽失，将士们困倦已极，前有兵堵，后有追击，真是插翅难飞，濒临绝境了……

石达开浓眉紧锁，再次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
夜雾沉沉，山风怒吼，浊浪排空，惊涛裂岸，使黑暗中的穷山恶水更显得深不可测。

翼王石达开缓步踏上河畔一块巨石。那狼藉山野河边的輜重、尸体，那悲愤饥寒、伤痕斑斑的义军兄弟，那对岸如狼似虎的清兵大营，那令人心惊胆颤的更鼓号角……忽然都构成了一种巨大的压力，似乎在讥讽他，指责他，辱骂他，鞭笞他，心头恍惚涌起欠了一笔付不清债款的内疚与愧赧。他的双肩微微耸动了一下，双目看着黑黢黢的夜空，心头却异常地清楚明白。此刻，力穷势孤，进退无路，到了不是如何图存，而是怎样善后的关键时刻了。他伸手用力按住剑柄，突然低沉地一声断喝：

“来人！”

一个亲兵应声从黑暗中闪了出来。

“翼王爷有什么吩咐？”

“传我的命令，立即将所有的将领请来！”

“是。”

不一会，三军中幸存的师帅、旅帅、卒长和两司马等三

十多人，面面相觑地陆续聚集到翼王的身边。

石达开双眸闪射着炙人的光，像两点永不熄灭的火焰，他沉重而凄绝地环视了众将领一眼，焦躁而嘶哑地说：

“今日被困绝地，一败至此，罪责在我。抚今思昔，东望国门，达开有何面目再见八桂父老？更累及三军兄弟，石某心早碎了。不是我石达开不愿出战，实乃天绝我也，再战也是徒死无益。然而，为扬天国之基业，保存义军之精英，请诸位立即转告全营弟兄，原地待命，我将以我一人的头颅换取全营弟兄的生命！”

翼王委婉凄绝的话语，犹如晴天霹雳在将佐们的眼前炸响。霎时间，呈现出死一般的寂静。蓦然，不知是谁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喊：“翼王爷，你不能这样啊！”

紧接着，三十多位将领一个个放声大哭起来。这男人的恸哭，壮士的悲鸣，似火山爆发，如山呼海啸，使咆哮的大渡河水黯然失色。当然，这哭声决不是英雄末路的哀号，而是义军将士的心声。他们要用血肉之躯筑成钢铁长城，只要一息尚存，一定要跟着翼王血战到底。

夜，很深了，已过了三更天。浑茫的月亮偶尔从云缝里露出半个脸来，但很快又被乌云吞没了。高耸的马鞍山像一扇顶天立地的大屏风，遮断了天空，越发显得雄伟而神秘。

石达开命亲兵在避风的山崖边燃起篝火，唤人取来纸笔，就着闪跳的火光，写了封愿以自己父子性命换取全营将士性命的信给四川总督骆秉章。写完后又看一遍，慎重地揣在身上，只待天明即派人送去。

聚集在身边的将领先后归回了本队，石达开的心绪方才

稍稍平静下来，却蓦然听到一阵摄人心魄的啜泣之声。循声望去，只见中军帐篷前，王妃侍女们拥着几个孩子影影绰绰围成一堆，哭声正是从她们那儿飘过来的。

石达开是在西征后续娶姜王妃的。之后又收了个小妾。姜王妃生下一子，取名石定忠，小妾也生养了一男一女，清冷了多时的翼王府第又热闹起来，全家过得十分融洽欢快。

石达开闻听啼哭，怔了一下，这才缓缓向帐篷走去。

王妃侍女们一个个衣衫不整，发髻蓬乱，那悲悲戚戚的惨状，令人不忍目睹。她们见石达开走近，立刻停止了啜泣，匍匐在地下请安。

石达开那浓黑粗重的眉毛闪跳了几下，伸手拉过已是五岁的石定忠。他想对妻儿说几句儿女情长的话，一时又心乱如麻，喉头哽塞，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。相互沉默着愣了好一会，耳畔又传来将士们的叹息、怒骂和伤病员们的呻吟。石达开心头怦然一震，猛想起众多弟兄的性命系于自己一身，事到临头，为何如此气短？他沉吟片刻，转过脸对王妃孩子们挥挥手说：

“散了！我家妻儿老小早在天京被杀，这几个呱呱小儿何须再恋？散，散吧！”

姜王妃出身贫寒，本是烈性女子，跟着翼王冲锋陷阵，出生入死已非一日。她深明大义。如今丈夫兵败，身处绝地，已知再无生还的希望。听罢翼王一番话语，趁着篝火闪跳的余光，她哀怨、凄婉地膘了丈夫一眼，又默默地摸了摸啼哭不止的孩子定忠的头顶，然后，强展笑颜，破涕一笑，说道：

“翼王，恕贱妾不能再伺候你了……”  
说罢，扑通跪下对石达开拜了几拜，抽抽咽咽地站起来，背过身子，突然掣出防身的短剑，猛地往自己的咽喉刺去。随即晃倒在山坡上，血如泉涌，气绝身亡。

“姐姐——”小妾惊呼一声，扑在姜王妃身上晕了过去。

霎那间的惨绝巨变，使久经沙场的石达开也一时心痛如绞，热泪盈眶。他正待开口要说什么，抬头又见小妾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，嘴里喊着：“姐姐，我跟你来作伴了。”边喊边踉踉跄跄朝浪涛呜咽的大渡河边奔去。

遥望飘忽的乌濛濛的云雾中，一个娇娜的身姐晃了几晃，立刻消失在轰鸣的巨浪之中。

三军将士见此情景，无不纷纷落泪。翼王的妻妾啊！你俩的灵魂纯洁如水，幽美如月，坚韧如玉，你们忠于自己的信仰，奉献了自己的一切！

此刻，石达开反倒出奇地冷静下来。你从容地走到血染的战旗下。

疾风劲，乱云飞，眼前的大渡河浪花飞溅，头顶的翼王大旗迎风招展。这是姜王妃亲手绣制的大旗，跟随翼王转战南北，从未倒过。

但是，石达开忽然扬起左手将大旗扯了下来，又嗖地抽出寒光闪闪的佩剑，割下了大旗的一角。

“翼王爷！您……”

身边的几十个将领大惊失色。

石达开脸色平静，眸子透出一种深思的光泽。半晌，他

从怀里掏出个精致的小铜盒，慢慢地用翼王旗将它层层包裹好。这才猛地抬起头来，用冷峻的目光扫视着每一名将领和亲兵，最后停留在族侄两司马石雷和石克清兄弟的身上。

“雷儿、清儿，你俩过来。”

两位二十多岁、体魄强健、英俊洒脱的年轻人应声靠前几步。

“雷儿，清儿，记住：旗内包着的，是关系我太平义军生死存亡的‘复兴图’，现在托付给你们。等会我领兵向马鞍山杀去，引开清兵，你们携图乘我的战马从山北突围，往天京找忠王，务望将此图交给他，从而秣马厉兵，重振天国大业！我石达开将含笑九泉，永远感激你们！”石达开火辣辣地逼视着兄弟俩。

“翼王……”石克清和石雷双双跪拜在翼王跟前。

“去吧！你俩年轻机灵，武艺也最好。”

石克清长跪不起，泣不成声。

“不，翼王！我克清就是有一千条性命，也抵不上您……”

“翼王，侄儿纵使粉身碎骨，也决不离开您半步！”石雷目光灼灼地盯视着翼王，双眸象炭火一般发着光。

“少罗嗦！”石达开一声断喝，“你我生死可以置之度外，天国的基业决不能半途而废！”说罢，又厉声命令道：“拿酒来——”

一名亲兵旋即递上一碗浑浊的河水。

石达开的神色依然异常冷峻。

“壮士远征，酒壮行色。今天石某以水代酒，祝祷上

苍，愿你们兄弟赤胆忠心，生死与共，不负达开的重托！”

说罢，以水当酒祭祀了天地，自己喝了一口，虔诚地递给了石克清。石克清眼里转动着泪花，接过瓷碗，猛喝一大口，又递给了哥哥石雷。

石雷单腿跪下，双手端起瓷碗，一仰脖子，将河水喝了个碗底朝天。

“好，”石达开佩剑一挥，“击鼓！”

顿时，金鼓喧天，熊熊的火把划过漆黑的夜空，山峦河畔，一片杀喊之声淹没了大渡河的如雷鸣般的浪涛。石达开长剑在手，身先士卒，率领着义军浩浩荡荡地向马鞍山冲去……

石雷将小铜盒子小心翼翼地藏进怀中，兄弟俩翻身跃上翼王的战马，眨眼消失在苍茫的夜色之中……



## 第一章 西山冲豪杰传绝艺 罗汉岭稚子苦练功

天地转，光阴迫，弹指十五年过去了，历史的车轮滚滚地驶到了清光绪元年。

太平天国开创的十四年基业，成而复败，得而复丧，早已覆国亡宗，烟消雾散。荡荡乾坤，依旧是大清的天下。一班靠义军鲜血染红顶子的将领，如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曾国荃、李鸿章之流，一个个封侯拜相，耀武扬威，做了清廷的中兴良佐，再造元勋。

太平天国的功过是非，后人自有评说，遗憾的是，翼王石达开的一颗头颅并没有保住数千弟兄的生命。七千余名义军将士，仍然被清军卑鄙地诱骗袭杀。但是，翼王临危时托付给族侄石克清兄弟的那张“复兴图”，也曾一度杳如黄鹤，无踪无影，三十年后，却突然出现，震惊朝野，生发出一段曲折离奇、值得记叙的故事。

却说四百里鄱阳湖滨，八百里覆江西侧，有座雄耀新建、安义、湾里等三县一区，方圆三百多里的西山。它拔地隆起，气势磅礴，是江西首府南昌西面的天然屏障。被誉为驰名海内的豫章十景之首——西山积翠。难怪南唐诗僧可朋曾赞叹云：

洪州太白方，